



傅欣率领首批开拓性、创新性的“组团式”教育援藏工作队扎根日喀则，给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带来巨大改变。

上海的“组团式”教育援藏团队保持40人规模，4名管理干部为期3年，36位专任教师为期1年，然后轮换，这样可以有效保证教育工作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。傅欣率领的是首批带有开拓性、创新性的“组团式”教育援藏工作队。

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是全西藏唯一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，始建于2004年。全校两千多名学生中，有80%来自农牧区，近三成来自贫困家庭。

由于团队队员绝大多数都没进过西藏，他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、工作方式都是上海式的，而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面临的困难之多，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

这是一场来不及思考的突如其来的战斗。

因为高原的特殊环境，校园设施折损率较大，设施陈旧，学校大门坏了，图书馆不能用了，操场坑洼不平，食堂显得特别拥挤。学生文化成绩参差不齐，很多不会汉语，不识汉字。

学校里有100多个来自日喀则福利院的学生，不少还是樟木地区地震后的孤儿。从小缺少父母关爱，性格孤傲，个个像高原上横冲直撞的小野牛，不仅学习基础薄弱，还存在着行为偏差。全日喀则市有六分之一的福利院孩子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，占全校总人数的5%以上。这一直是本地教师的一块心病，让学校大为头疼。

学校的当地汉藏教师因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，教育观念不同，教学手段单一，工作方式一直是粉笔、黑板加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。

因为低氧、高寒、高原反应强烈，上海教师们天天按着脑袋喊头痛的不在少数，上吐下泻的，上楼梯摔下来的，吃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的，包括傅欣在内，“伤兵满营”。当然，最难克制的就是想家，傅欣说：“你很难想象几个男人坐一起，说起家人说起孩子，说着说着蒙面号啕大哭。”

总之，从吃饭到解手，从走路到睡觉，从课堂到双语教育课本，从当地传统的教学方式到现代化的更新换代，入藏后的每件事、每一天、每一步都成了困难。但所有的革新改造又都不能慢慢来，毕竟援藏的时间是有限度的，必须“惜时如金”。

“上海教育”神奇力量来到高原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

教育学博士傅欣很快提出“七个出彩”的工作目标，即办学理念出彩、保障条件出彩、课程体系出彩、管理机制出彩、师资队伍出彩、文化环境出彩、教学成绩出彩。

援藏教师们动手开始了一场“厕所革命”，把被石块堵死的所有厕所都疏通开来粉刷一新，并且给每个位置都配上手纸，教会孩子们文明的习惯。学校老教师和学生被感动了。接着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他们改造了食堂、操场、图书馆、师生宿舍，新建了太阳能学生浴室和一座气派的大门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学校环境焕然出彩，成为日喀则最美的学校。

理念要出彩，教学要出彩，必须引入最先进的教学技术。“上海有的教学设备和资源，日喀则也一定要有！”为此，援藏团队组织了一个信息化建设团队，又从上海引进大量现代化教学设备，经过三年努力，学校全面完成了“智慧校园”平台建设。不管海拔多高，距离多远，这些汉藏族孩子面对来自上海的远程“视频授课”“专家会诊”和“资源共享”，惊喜万分地睁大了眼睛，听课分外用心了。

援藏教师团队编写了28本校本教材，并建立了所有学科的规范化电子库，通过一对一的合作交流，上海教师把自己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一点一滴、春风化雨般渗透给本地老师。教育真